



冷清清的街角，西接田舍；秦舟的家人，有的在街后乘凉。月色入户，尤其显出惨淡的寂寞的景象。这是一九一三年夏天的一夜。

他们都平心静气地听上海制造局的炮声，街上稀少的足声。他们暗地思想：邻人们避难去的，已是十室九空了，风声何等的紧急，可想而知。只因秦舟的父亲呻吟病床间，没法可想。好譬诸天命罢！他们依旧没有声息。

这时秦舟从街上回来，力竭气短地告诉家人说：“我们快些进去罢，南兵从官路上渐渐的赶下了。”他们听得这个消息，避忙走进一处高大的旧式的房屋；把后门关住了静听着。果然杂沓的足声，一忽儿在街这上连一连二地来了。

秦舟父亲的病室，靠着街道的一面，他们都团聚在这里；灯光半明半暗地替他们耽忧，替病人危险。病人还在说些死生由命的话，告诉他们镇静，别心烦意乱。他们一面虽是安慰病人，一面都在啜泣。只有秦舟漠不关心，呆果地坐在他父亲的床前，他并不想起父亲的病很厉害，要来日大难了。他只想到久久不得日小姐教他算学，暑假开学，又要被先生责备了。他不由得也滴下几点眼泪。

道一年秦舟长到十三岁了，什么世道，什么人情，一点都不知这。而且他很欢喜父亲有病，那末天天不舍逼着他做《道鉴》札记，

他可以自由了。他平常很牵记H小姐，她是他的姑母家的亲戚。他前年在初小读书的时候，寄膳在他的姑母家里，又是和H小姐同学。他因为从私塾转到学校，不曾习过算学，所以H小姐常常教他的，因此非常亲昵。去年他考进高小之后，寄宿在学校里，便不能与H小姐常在一块儿习算学了。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记起H小姐，便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。

过了一天，太阳从东方射出一道红光；路边的一带豆菽，都横倒了，显然经边了兵灾似的。露水还凝在豆叶上，发出珍珠的光。秦舟一个人在路道，手里拿着许多逃兵道失的枪弹，肩上背了一把热水壶，还在田间寻觅。此时他显出一副欢喜的傲慢的脸儿，弯着腰儿只向前进。他好像一位考古学家，发掘古墓似的。

“喂，舟弟！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些什么？”

他吃了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是他的表兄涟秋。

“涟哥哥，昨夜过兵，我们真是吓得魂儿出窍！你们怎样？好个运气，我今天拾得许多枪弹和一个热水壶呢！”“道有何用呢？我要问你，舅舅的病怎样了？”“还是不见起色呢！”

“我是来问舅舅的病，你同我一块到你那边去罢！”

他们说了便牵着手，回到秦舟的家里去。

病床对面的庭柱上，半明半暗的灯依然装置着。秦舟的父亲，没精打采地斜靠在高枕上，涟秋坐在床前，秦舟站在涟秋的旁边。几个女的看护者都避到别处。秦舟见了他的父亲，很忌弹地一声不发。





“舅舅！今天我见你的气色，比较前几天好得多呢！”

“咳！那未必，我二十多年没尝药的滋味了，此次算是拼凑二十多年的债务，我要一齐还清呀！还有什么二次革命初次革命，总是我们近上海的人们的不幸，听说昨夜此地经过兵士不少。”

“正是，我的妈妈为了这事情替舅舅担忧呢！她劝你迁到别处去休养，舅舅的意思怎样？”

“我以为不必，死生由命，是逃不掉的；况且他们革命是他们的仇敌，与我们毫无关系。要知道此回革命，不是洪杨之乱的那年，决不致杀人虏货的，你放心罢！”

“是的，我的意思也以为不必搬动；倘是中道遇了风寒，反而没有好处。不过妈妈胆细年老，她很想迁避，所以今天下午打发到 K 县的亲戚家，暂时躲避一下；平定后就归家的。”

“你们一家都去么？还有别家同去吗？”

“我送妈妈和几个孩子去后，便回来的；其他不过 H 小姐的母女俩；我以为舟弟可以同去。”

“他在家一天玩到晚，一点不懂规矩，怎能上场面，到客气的地方呢？”

“他年纪还小，当然这样的；聪明的孩子都不肯用功的，舟弟比较算用功的了。”

“哼！我病了后，他的《通鉴》札记就此也病了，还说他用功吗？”向秦舟：“你要去，跟涟哥哥去也好；省得在家里闹个不清；

出外去看看，人家的孩子都是端静有礼有仪的。……”

“我跟涟哥哥一同去。”秦舟低倒了头对他的父亲说后，心里感到非常地愉快；因为H小姐也去的，他趁此机会可以在H小姐前习些算学了。他想到这里更愉快了。他父亲继续讲的话，一点没有听得，只管自己胡乱地想去。

“喂！你耳朵在什么地方？教你到客气人家要处处留心。”他父亲声浪提高的对他说。

“噢！我留心的。”他听得父亲的话中有带一点怒了，便低低地答。

涟教又到秦舟的母亲和嫡母前讲了些话。他的母亲和嫡母也都叮咛秦舟出门的种种规矩。最后涟秋便告别秦舟的父亲说：

“舅舅，那末我领舟弟去了；送他们到K县后，明天便可回来看你，你好好自珍。”

.....

二

K县在清朝的时候，出过不少状元，又是陆清献公做过县官的地方。人杰地灵，这是秦舟从小知道的。涟秋的亲戚家，在城外落乡的了。那这风景又是很好，秦舟来了多天，他到野外散步，每每遇到石人石马的大坟，庄严高大的家祠，尤其感到小时闻名的不虚。





阳光自丛林中透入，地上现出无数的圈纹，一耀一耀地波动着。秦舟在某家的墓园中拾些银杏果，觉得一个人孤寂而疲惫，便坐在石上歇息。他想到这几天来与H小姐食同桌，寝同室。H小姐因为辈执的缘故，仍旧称秦舟叫做“舟叔叔”。H小姐的年纪比秦舟大二年，所以秦舟自小称她“H姊姊”的。他觉得二人的称呼虽没改变，却不像习算学的那年——还不到两年，H小姐的一举一动，便拘束得像大人那样了。他出门的时候，为了父母叮咛过一番，觉得不好意思就放出平时顽皮的手段，也不愿意和不相知的亲戚们谈话，所以他时时走到古祠古墓的丛林间闲散。

“舟叔叔，你原来在这里，好教我寻的要命呢！”

他听得这些低声，抬起头来，见H小姐离开他坐的地位约莫十多步；他不知道用什么话回答是好，便一声不发，落下几滴眼泪。

“舟叔叔，你为什么哭？”她柔顺地问他。

“我想着我的爹爹妈妈。”

他说了这一句话，自以为能够随机应变，不由得又发笑了。

“舟叔叔回去罢！你又笑又哭的孩子气，还没有改去呢！”

“H姊姊，我实在不瞒你说，我走到这里都是坟墓，很是害怕。”

“谁教你一个人走到过里呢？”

“没有人伴我。”

“伴你到此地也没意思的，回去罢！太太教我来候你的；她在望

着，恐怕你失了路。”

“你等一忽儿罢！太阳还没下山，让我多拾些银杏果。”

“那么我帮助你拾罢！我们快一点儿拾呢！”

他们俩回去后，进一间旧式的会客室中；壁间陈列些古书古画。秦舟的姑母和她亲戚的家人，H小姐的母女俩，都在这里，几乎充满一室了。秦舟靠在他姑母的旁边，姑母伸出一双慈爱的手，抚摩他的头颅。众人都注目到秦舟面上；一个老人问了。

“舟舍儿在什么地方读书？他面清目秀，必是很聪明的。”

“他在本县高小里读书，去年才去的；他虽是聪明但不很用功；他的爹爹至今逼他限几天内读完一部书，并要做札记。”他的姑母回答了后，依旧抚他的头颅，表示她对于秦舟将来，有无限希望似的。

“近来你的爹爹教你读那种书吗？”老人问着秦舟说。

“爹爹教我读《资治通鉴》。”秦舟说了，低倒头有点羞涩。

“何以年纪轻轻，他的爹爹便教他读冗长的书籍？”老年人又问他的姑母说。

“他自小在家塾里读书，被他的爹爹逼着，读过许多书了。”他的姑母才说完，忽而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冲出来，问他的姑母说：“他是不是秦先生的庶出子？”

.....

秦舟觉得和不相知的亲戚们住在一块儿，非常不快；他从人丛中，逃到几天表住的一间寝室里去睡了。





夕阳映的寝室的窗上，无力的红光渐渐淡褪了。H小姐开窗一望，附近的田野丛林，远处的高楼杰阁，不由得生出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感想。她在望得出神，忽而听得一缕的鼻鼾声；她走到自己床前，揭开帐子一看，没有人在，便转身到对面的一座床前，缓缓地褰开帐子，见秦舟横卧其中，忙的下帐子，轻轻地靠到窗前。

晚风由窗棂间吹入，床的帐子，一呼一吸地作有规则的动作。H小姐忽有所思。便到自己床上，取出一幅绒毡，想去盖到秦舟的身上；帐子一揭，秦舟醒了。

“H姊姊！快来帮助我呀！”他迷迷糊糊地说。

“我以为你睡得正浓，恐怕你受风寒；你说些什么？”

“我正在做一个梦呢！”

“怎样的梦？”

“小时候听得人家说：银杏树的开花，不使人间眼见的；常常在黎明时开的。开的时候也不见花，只见一闪银光，刹那间就灭了。如果人们偶然看见一闪银光，手里拿着的东西都会变我金子的。我记得坐在墓石上，忽然着见一闪银光，手里的银杏果，都我金子的了。可不是一个好梦吗？”

“你的金的银杏果在那里？”

“我紧紧握地在手里。有人来夺我，我哦你来帮我。怎知道就觉醒了呀！”

秦秦舟从怀中取出手帕，揩了眼儿，把衣服整了一回，斜倚在被

褥上，显出很疲倦的无精彩的容颜，他又想睡了。

H小姐便将绒毡，安放到自己的床上。夜色逼到有窗子的一方，几乎要暗了。她依旧靠窗，恋着远近的暮色；她是一个深于思虑的女子。玻璃窗的透明力消歇了，变成反射力；她照见自己的脸儿，他默默地想：“父亲早死，兄弟没有，形影相依，只有母亲……你成！”

她的玻璃上的影子，像对他这样说。风儿吹着蓬松的发髻，也在玻璃上摇动，没有什么声息，只有她的心房里一跳一跳的微音。她为了什么深思远虑，自己不解得。

轻轻的足声自远而至，她的母亲来了，对她说：“H儿！你还不下楼吗！快要到晚饭的时间了。”

她的母亲是一个中年的妇人，面上现出慈爱而憔悴的皱纹，好像她面上刻出了平年孤寡的记号。她听了母亲的话，便转身回答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觉得住在别人家不惯。”

“你别愁，今天涟叔差人来教我们回去。听说乱事已平了。”

“那对候回去？”

“打算明天走，舟弟呢？”

“他睡觉了！”

“你去喊他起身，我们要吃晚饭了。”

她便喊了秦舟和她母亲一同下楼去。





三

练川的水，清可鉴人，雨峰芦荻，犹等待着秋来开花。秦舟的姑母们的归舟，趁练川入海的急流，次第拜别那岸柳长桥而去了。舟中秦舟的姑母，和H小姐的母亲，并肩而坐，谈些琐屑的事情，都不能入秦舟与H小姐的耳。他们在船的后方，望望野外的景物，天空的飞鸟，流水声，与橈乃声，和他们低细的谈话声，一唱一和，也不辨是天籁，是人籁了。

“H姊姊，我们行得多少路了？”

“今天晚上可到家，一共七十里路，你去用数学来算罢！”

“可是我的数学忘掉了。”

“别谈说，高小的二年级，命分比例都教过了。”

“说到命分比例，我只懂他的名词：虽是一位东洋留学生教我们的，我一点都不记得；因为再没有那时候你教我的趣味了。”

“舟叔叔，你休笑我！我那里比得上东洋留学生的好呢！”

“我不是笑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？东洋留学生教我的算学，我不愿意去学习呢！”

“你真谎说，我决意不信实这些话。”

“谁来诳你！你不信也罢！况且上数学课的时候，我只在石板上画人画马，有时空想。若是你做了我们校里的数学先生，我无论如何

细心去学习它。”

“舟叔叔，你还说不笑我吗？你的嘴巴，想不到有这样厉害呢！”

“这是真话，说我笑你，你冤枉我了，虽然白白地辩论也无用，你要知道我的心儿，是出于真的。”

“别多说罢！算了！算了！再道下去，我知道你又要赌神罚咒了！”

H小姐靠在船舱的一边，向下一看，碧绿的清水中，映着自己的脸儿；她一笑，影子也一笑；她一怒，影子也一怒。

“看啊！舟叔叔，我在水里呢！”

秦舟并上H小姐的右方，他注视水中H小姐的脸儿，她低到了头，两边的刘海掩到她的眼儿，他说：“呀！H姊姊！我也在水里，我们俩都在水里！”

他们俩的脸儿，被波纹的涌动，两相交颈，忽分忽合地摇曳着。于是H小姐起身，背窗而坐，又触动了她多情善感的生性，低倒头，看见木板上的条纹；抬起头，望那行云的来去，好像都有很深奥的哲理再在其间；她也像未未的哲学者，一双深碧的眸子，仰观俯察，贯串到她的真挚的深远的心情；天地万物供给她去思索。秦舟望在水里，不见了H小姐影子，也罢兴而起。

“H姊姊，你在想些什么？”

“我没想什么，你想吗？”





“我也不想什么。”

“天快要晚了，我们快到家了；舟叔叔，你有闲暇到我家里来玩。”

“我希望天光永远不要晚，船也永远不要到家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学校开学期近了，我到家后，不久就要上学去呢！”

“你学校里有许多同学，不是很热闹的吗？”

“我不欢喜那样的热闹，我情愿天天在船上和你一起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我们在船上来去是避难，不是玩呢！”

“所以我很愿意常常有难，常常避难；可不是最得当吗？”

“啊！你倒愿意常常有难，也不害怕吗？”

“我们会避去，所以不害怕的。”

H小姐还没有回答，听到秦舟的姑母在喊他们了。

“你们不怕夜风吗？快到家了，进来罢！”

他们俩便走进舱中，H小姐靠他的母亲一方坐下，秦舟坐在他的姑母旁边。二个三四岁孩子躺在褥子上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中讨趣。秦舟的姑母和H小姐的母亲，仍旧谈些世故人情的话。只有秦舟的两眼与H小姐的两眼，对视成双直线。秦舟一闭目间，H小姐的影子仍在他的前面。

“舟弟，你不要睡，快要到家了。”

H小姐的母亲见秦舟闭目，她向他这样说。

“不是睡，不是睡。”

秦舟虽是这样说，但很不愿意听这“快要到家了”的话。他想：

“H小姐的母亲真不是知己，她婉顺地告诉我快到了，那知道我的心里说不出悲哀。”他看看H小姐一言不发，尤真显出此别意何如的疑问；忽而H小姐转身一望，说道：“唉！香火桥到了。”

秦舟听得到香火桥便已是离家百步，急得一身冷汗。

这最后五分钟，他味她的语气，似乎也很可惜。到了香火桥彼此显然抱着失望的心情，他恨不得他的家远隔几十里呢？越是想远，越是近岸了。有呼喊的声音，他辨出是表兄涟秋喊道：“你们回来了，你们回来了。”

四

乱事既平，秦舟父亲的病也起床了，于是秦舟照例住到学校里去，他自己想：“我不知道犯了怎样的罪恶，坐这长期的监禁，使我不能和心中人常在一块儿呢？”每星期总有七八小时数学的功课；他临到数学课，尤其一心致念H小姐。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笔算》教科书教到几章几节，他也记不得了；先生在教台上指手划脚，几乎喊哑喉咙，他也一点都不听得。他只想：“倘使那位东洋留学生换了H小姐，我何等的高兴，何等的热烈的习那命分比例呢！”他又想：

“她果然做数学教习，又不是单教我一人，她对我的一团其挚，平分





鸭舌坞的流水，不断地呜呜咽咽，凭吊人间的代谢。岸上有一座黑色的砖坑，就是秦舟的母亲幽宫。从此秦舟只见黑苍苍的砖坑，永不见他的母亲了。

十五年前，秦舟的父亲在长江的北方做幕官时，遇见一个十七岁的寡妇，他便娶了做侧室；不久告归，第二年生秦舟。秦舟的家乡与他母亲的家乡离去很远，所以来了十五年，不曾归到故乡一次。他的母亲平时对他说：“他将来读书成名，我和你到故乡去走一回。”他的母亲死后，他想到这句话尤其悲痛。这话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儿上，明知悔也不及，但总是一个大大的刺激。他刻意要改去从前轻浮的举动，一心一念要用功读书了。这一年他由高小毕业，考取上海的N中学。

N中学到上海的西郊，向来很有名望的。里这功课很严，教员有外国人有西洋留学生；秦舟进学后，渐渐知道求学问的要紧；他寄宿在学校里，回家的时间很少；知识的欲望渐渐发这，而H小姐的影印便慢慢地模糊了。

N中学最注重的学科，是英文数学国文；比较地国文最不重要。秦舟在中学里，国文一科算表表的；英文也不坏，他在高小时，有个英国留学生W镇交通部所立的商船学校做教员，因为爱好高小的屋宇宽敞，风景美好，便住在高小里兼授英文。这位留学生教英文很严，课课要背诵的。秦舟也受过他的要文教育，所以入N中学也能赶得上。他知道数学程度相差很远，不得不忘命的用功，第一年居然这班

了。

秦舟在 N 中学的第二年，功课除国文以外，都用英文课本；他的书桌放着几本洋装皮脊的书，什么 Wentworth 的《代数学》，《几何学》，什么 MillikanandGale 的《物理学》，McPhersonandHenderson 的《化学》等等。学年考试近了，他还没翻过；人家的书上用铅笔七划八划，他的书和新买时一样。他虽是没有翻过，回家时常带着这几本书在火车上装样的，本中有人注目他，他越是得意。这一年考试结果，数学不合格，又加上平时替人代做文章，被先生察出，操行也不及格，他于是留级了。

他是一个多血质的少年，非常怕羞的。他留了级，同学们虽知道他数学不好，却时时请他作文的。虽然不讥笑，但他总觉得难受，对于数学的兴味更加薄弱了，应该升三年级的，他仍在二年级。为他们代作文章的同学们，都长上了，又是羡慕又是羞愧。而同级的同学们，去年新进来时，他以老学生资格对待他们的，如今降到他们一样，免不掉他们的暗笑呢！他这样想，心灰意冷，便和一位装和己的同学 C 君——一同留级——商量同时转到别的学校里去读书。

六

一九一七年的夏天，这时秦舟在 N 中学道学出来，他趁这暑假的闲暇，归到故乡。他的父亲问他的“读书札记”、“国文课作”、





“临碑”等等，他一点成绩都没有，他的父亲愤愤地骂了他一顿。由是他出门的时候，叮嘱了他好多次，读什么书？临什么碑？做什么文章？限他每月分做二次寄归；如果不寄归，便停止供给用费。他的父亲有位老朋友姓江的，是一个旧文学老，写的字也好，作的诗词也好，在上海某署里当秘书。他的父亲教秦舟写的字做的东西时时送到江先生去看。这样办了，也不必寄回，让江先生通知他的父亲。任凭秦舟从那一条路。此时他已插入 M 专门学校了，功课果然比较中学时代宽一点；什么物理化学代数几何都没有了。他的用费为了求给于父亲，所以不得不抽出些时间来写字读书，又做大做其诗词。

秦舟住在 M 专门学校的宿舍里，早上他推开窗来，同室的同学们还没起身；他靠窗磨墨，临七屈八袅的“右门铭”。每天开窗的时候，对面的一家，有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子，也在这时开窗；中间只隔一条狭狭的胡同。他起初不以为意。他写字的时候，那个女子靠窗看他，待他一抬头，她便转身隐匿了。这不是一次，差不多天天碰到这样田地的，因此他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了。

M 专门学校在上海 Z 桥附近，周围有四五个女子中学，有二处是基督教创立的。每天下午四时以后，Z 桥的一带，人来人往，都是男女学生们的足迹。秦舟也约了几位朋友，换了新衣，戴起眼镜，梳头，擦皮鞋，忙了一回，便到 Z 桥一带凑热闹去。“那位女学生真好，那位女学生不好。”他们用了洋泾浜的英语，在大友议论呢！

一天新秋的上半，秦舟和二三个同学，从寺院的大门里出来；左

方是一个基督教的B女中学的校门，也有几位女学生出来。秦舟在注意那个着紫色衣服的女生。他正望得出神，他的同学拍他肩儿说：

“喂，你望呆了！”

“不是，我正研究她的衣服的色彩。”秦舟胡乱地答了，却想到那位女生，便是他寄宿舍对面的一家的人，每天看他写字的。他无意之间查出她是B女中学的学生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。他很不愿被同行者察出，于是假装无事。他归到寄宿舍后，这一夜神经剧动，竟没有睡觉。半夜里，听得狭胡同里有咯咯咯的声音，他便起身，点上蜡烛，开窗一看，是一副馄饨担子。他很想吃一碗馄饨，想出一个奇舟的法子，从窗口里受授。他喊了卖馄饨的人，问他有否桶子。卖馄饨的人备的。他便在榻下寻出一条铺盖索，从窗口垂下一端，拉住别一端，教他做五十只馄饨装一碗，放在桶子里，缚在铺盖索垂下的一端上。他便吊起来吃了，摸出五枚铜元，连碗放在桶子里，借绳索力量还给了他。

过了二个月以后，星期日的一天，Z桥礼拜堂的钟声敲过十二响了。常中做礼拜的人们，先后出堂，一群男女的中间，可以认出二个人：一个是穿紫衣服的B女中学的女生，一个是秦舟，秦舟并不是基督教徒，他近来很有兴致到Z桥礼拜堂里，跟上众信徒唱赞美上帝的诗歌。他平时不谈基督，对于信教的同学们笑他们是愚者。他们几次在教堂里碰见秦舟没有一个不说奇怪的；他的秘密，不久被他们猜破了。





鸭舌坞的流水，不断地呜呜咽咽，凭吊人间的代谢。岸上有一座黑色的砖坑，就是秦舟的母亲幽宫。从此秦舟只见黑苍苍的砖坑，永不见他的母亲了。

十五年前，秦舟的父亲在长江的北方做幕官时，遇见一个十七岁的寡妇，他便娶了做侧室；不久告归，第二年生秦舟。秦舟的家乡与他母亲的家乡离去很远，所以来了十五年，不曾归到故乡一次。他的母亲平时对他说：“他将来读书成名，我和你到故乡去走一回。”他的母亲死后，他想到这句话尤其悲痛。这话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儿上，明知悔也不及，但总是一个大大的刺激。他刻意要改去从前轻浮的举动，一心一念要用功读书了。这一年他由高小毕业，考取上海的N中学。

N中学到上海的西郊，向来很有名望的。里边功课很严，教员有外国人有西洋留学生；秦舟进学后，渐渐知道求学问的要紧；他寄宿在学校里，回家的时间很少；知识的欲望渐渐发达，而H小姐的影印便慢慢地模糊了。

N中学最注重的学科，是英文数学国文；比较地国文最不重要。秦舟在中学里，国文一科算表表的；英文也不坏，他在高小对，有个英国留学生W镇交通部所立的商船学校做教员，因为爱好高小的屋宇宽敞，风景美好，便住在高小里兼授英文。这位留学生教英文很严，课课要背诵的。秦舟也受过他的英文教育，所以入N中学也能赶得上。他知道数学程度相差很远，不得不忘命的用功，第一年居然过班